

編者按：

一場疫情，令香港以至全球各地掀起史無前例的停工停課潮，藝文界更經歷着一段不知伊於胡底的中場休息。手停口停，生計無着，如何是好？我們聚焦香港，走訪了數位演藝界幕後工作者，從他們的故事，看各方援助是否得當？當下半場的催場鈴響起，他們是否已經準備好？

其實一路以來（收入）都唔穩定，疫情只不過好似將呢個時間延長咗。

戲劇教育者及視頻導演
——阿峯



▲戲劇教育者及視頻導演阿峯最近成為麵包學徒

大公報記者李亞清攝

天馬行空的生活？

「我始終相信壞的情況唔會一世，會有轉機嘅。」戲劇教育者及視頻導演阿峯最近每日忙碌於麵包房，開爐、焗麵包、切麵包信手拈來，竟看不出是初「入行」的麵包學徒。原本的教學等工作自年初起因疫情取消，而他苦中作樂，到麵包店打工搵食，「其實收入有保障都唔係第一日的事」。

連月來的疫情令表演藝術面臨寒冬，許多演藝自由工作者收入驟減甚至零收入，艱難求存與堅守事業似乎成為現實一大矛盾。生於八〇末、九〇初，同是演藝幕後自由工作者的阿峯和梁劭岐，疫情下各自面對難題……還有一個個他和她，走出劇場步入不同行業，境遇不同，冷暖自知。 大公報記者 李亞清



▲光觸媒消毒員是梁劭岐在疫情期間做的第一份兼職

我算好彩，疫情期間取消的工作基本都有補償，好在有簽約約。

燈光設計師——梁劭岐

「我從一月十八日開始冇工開。」燈光設計師梁劭岐清楚記得這個日子，那天他為香港八和會館的一場粵劇演出做出了燈光設計，之後便開始被各個藝團告知活動取消的消息。原本要從二月起在香港演藝學院教授的「空間處理同裝置藝術」課程，也只在三月開了幾堂在線授課。

求存——鍾意VS.搵食

這段時間他噴小巴、做客服，是因疫情無工開而轉行？劭岐答：「又唔好叫轉行，搵下其他part-time啦。」二月，朋友告訴他有個小巴做光觸媒消毒員的機會，他便一口答應下來。雖做足心理準備，但辛苦也是真的：「噴小巴時通常唔開冷氣，仲要戴住眼罩、口罩，所以好焗，會流好多汗。一架小巴需要噴兩層（光觸媒），噴完一架就再等下一架來。」

近來，他又透過招聘網站找到另一份兼職，為IFC商場為期六個星期的推廣期做客戶服務。「呢份工在室內有咁辛苦，工作內容也相對簡單，即為客人對番收據金額，畀番相應的coupon。」他說。雖比不上噴小巴近百元的時薪，但也有約六十元，一日工作八九個鐘可賺幾百元。

當劭岐體驗着朝九晚五的生活的時候，阿峯每天天還沒亮就開始工作。「早上五點要到店裏，我會四點多起身過來，開爐、整定麵包，再畀其他師傅加工。」他不介意大清早開始作業：「都要生活啲啲，做嘢搵食咁解。」

去年夏天，阿峯找到在家樓下的麵包店兼職賣麵包的工作，近日店舖麵包師人手不足，老闆便叫他到位於黃大仙的總店幫手。阿峯在澳洲修讀電影與戲劇學士學位後回到香港，曾在戲劇教育中心的製作部做全職，之後轉成為自由工作者。幾年的自由工作者身份早已令他練就了平常心，「其實一路以來（收入）都唔穩定，比如暑假時學校不開課，我就找些兼職來做。疫情只不過好似將呢個時間延長咗。」

搖擺——理想VS.現實

閒聊間，阿峯將蛋糕沿橫切面一分為二，小心翼翼地用雙手將上層托起輕放，再塗抹奶油，捲起後放入雪櫃，不一會兒就做出幾條瑞士卷。疫情前，他教授中小學的戲劇興趣班、執導視頻和劇目，也做演員，他說：「以後若有人搵我演麵包師，咁我真係識整，唔使去『演』啦。藝術創作天馬行空，而整麵包帶畀我生活感，相信會令我以後的創作更加貼地，易有共鳴。」

近幾個月，阿峯的收入少了六七成，好在與家人同住不用交租，只需給家用，日常開支則盡量節省。他感嘆：「搵錢唔容易，儲錢係需要的。賺的錢少就食麵包，賺到錢就食牛扒，開心下囉！」

劭岐原本月入約三萬，現在只得幾千元，每月依然要給家用，以及保險、基金和房租等開支。房租租就要八千多，「去年尾啱啱租的房，而家用積蓄來畀（租金）。」他在深水埗租的房約百幾平方呎，在露台上，他給自己的柯基犬安置了一個窩。

「做每份工都能睇到唔同啲嘢，譬如做客服

幕後轉型
冷暖自知

令我深感受人需要尊重。」劭岐說，疫情過去復工後會少有空閒體驗其他事，最近靠做兼職認識些人，又有不同的生活經驗，也不壞。

堅守——捱苦VS.翻身

香港大部分燈光設計師都是自由工作者，劭岐稱，之所以如此，原因是「一來該職的全職職位少，二來通常做自由工作者相對較好人工。」

「我算好彩，疫情期間取消的工作基本都有補償，屬於九大藝團的界足全數，中小藝團界約到一半，好在有簽約約。」劭岐認為演藝幕後行業規則不統一，「除咗設計師，藝團與燈光助理等很多自由工作者都沒有合約，而係口頭約定，他們遇到臨時取消工作的情況就一蚊都冇。」

演藝路上艱難險阻，但如劭岐、阿峯一樣身在其中的無數的他們，怎肯輕易放棄。阿峯說起理想神采飛揚，「我的夢想係攞金馬獎，朋友話我夢太大，但why not？」他堅持拍短片、寫劇本，也在灣仔劇團、影話戲等藝團尋求表演機會，不斷豐富自身經驗。疫情後，除了戲劇教育工作，他亦將執導一部由某慈善機構主辦的舞臺劇，定於六月底演出，如果疫情未平復或會改為線上直播。

劭岐自八年前由前輩帶入行，從為藝團義務工作開始，逐漸掌握資源和經驗，隨後在香港演藝學院修讀燈光設計及技術專業，如今活躍在香港演藝幕後的圈子。近期他將為七月香港演藝學院的舞蹈演出，以及八月中英劇團的戲劇做燈光設計，對他來說，興趣和工作是同一件事很幸運，「我會繼續做下去，為身為一名燈光設計師而感到驕傲。」擁有出國讀碩士深造的事業理想，又有攞錢買房的生活願望，他正用行動努力着。



▲幾年的自由工作者身份，令阿峯（中）練就了平常心



▲做燈光設計師的梁劭岐稱，做自由工作者比全職相對較好人工

自由身工作無保障？

誰來關顧

「在香港，九大藝團之外的演藝幕後工作人員多為自由身，他們與藝團的合作多數係project-based，口頭約定係常態。」香港非牟利藝團非凡美樂的總經理及合唱總監梁笑君道。若按口頭約定、無正式合約，當活動夭折，自由工作者可能分文無收。有如合約制度等問題的探討一直存在，從某種程度上來說，一場疫情將這些問題放大了。到底幕後自由工作者的利益受何等保護？現時的行業規則，以及政府和民間組織所承擔的角色都是影響因素。

梁笑君以其藝團為例，說：「通常我哋同技術總監、舞台總監、燈光及服裝設計師等簽約，同化妝師、助理類等其他舞台幕後工作人員則係口頭約定。也有藝團多以口頭約定合作，因長期以來合作已有信任，再者呢個圈子說大也不大，多數人都會守規矩。」

2000自由工作者申請資助

反觀政府。民政事務局此前推出共1.5億元的「藝文界資助計劃」防疫抗疫基金，包括撥5000萬元予香港藝術發展局（藝發局）加強「藝文界支援計劃」，九大藝團獲年度基本資助額的8%，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康文署）場地夥伴計劃下的演藝團體可申請最高約8萬元資助等。近日，藝發局已向42個受資助團體和203個受資助計劃／委約活動計劃發放資助，至於非資助計劃及自由工作者，已接獲逾340個相關計劃及約2000名自由工作者的申請。不過

當中關於D項自由工作者資助申請的討論度頗高，原因是有人認為申請門檻高，資助額不足等。

梁劭岐符合該項申請資格（可獲最高7500元資助），他說：「可以幫到咩呢？淨係一場活動的報酬可能都唔止呢個數，但好過冇。」阿峯苦笑自己不符合該申請資格，不過他任教的學校有幫他申請教育局為學校興趣活動班導師提供的紓困資助，金額是每人7500元。

可見，對一部分人來說，該資助如同「吊鹽水」幫助甚微，有些人則要從其他渠道獲得資助。香港舞蹈界聯席會議聯同立法會議員馬逢國曾於三月舉行記者會，香港舞蹈聯盟秘書黃建宏談及該資助範疇的局限：「從事教學係舞蹈界從業者的一個極其重要的收入來源，所以政府資助主要集中在演出方面，並不能有效幫助業界。」之所以這麼講，是因為他們做了一份香港舞蹈界受疫情影響問卷調查，結果顯示「現時屬下的416個單位、2900位教師，超過九成團體及個人從未獲得藝發局及康文署資助」，從「九成」的比例可知，未受資助惠及的仍有人在。

另外，業界也有組織積極利用自身資源，為幕後自由工作者創造開工機會，比如香港動作特技演員公會就計劃開拍網劇及拍攝短片。疫情下武師以及配音、場務等後期製作員工生活艱難，此舉雖說對會內三百多名武師幫助不大，但起碼有工作讓他們參與。該會會長錢嘉樂認為政府如能聚焦式處理，那影響臨時工亦有機會獲得些微津貼。 部分圖片：受訪者提供



▲梁劭岐曾為香港八和會館「優聲雅匯」演出任燈光設計師